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八三一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今日出版
第十一卷第二期
要目
爲和平奮鬥（社論一）
停止內戰與政治協商會議（社論二）
美國對外政策之觀察 喬夫
論印度危機四國 舒翰
永遠根絕內戰 鄧初民
憲法論爭問析 研究 何思敬
書評
支持不是人生的道路 林柏
讀者之頁
怎樣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
改組政府
怎樣才能實現軍隊國家化
我們要求「國大代表」重選
一個聯合政府的公民
雜文
對政治協商會議的希望與意見
封閉不了取銷不了
解放區報告
（續完）
本報圖書課經售

本報創刊八周年紀念
元月十二日起至廿一日止
廉價最後一天
本版書七折 外版書八折
莫斯科版書五折 另設特價部一折三折

爲和平而奮鬥	一五〇
論聯合政府	二〇〇
新民主主義論	一〇〇
文藝問題	一〇〇
整風文獻	二五〇
秧歌劇初集	二〇〇
第十三粒子彈	二八〇
子弟兵	二五〇
反對內戰	三〇〇
毛澤東印象	二五〇

本報圖書課

執行總部第二號公報
命令各地立即停火
雙方軍隊從衝突地區各撤退至少六十華里，並採取步驟恢復十三日晚十二時以前情況。

【北平二十一日電】軍事調處執行部二十一日發表第二號公報，命令互相衝突的國民政府軍隊及中共領導下的軍隊雙方於衝突地點停戰，并自各後退一日行程之距離。此命令同時適用於城市及野外，并規定一日行程的距離最少為六十華里。該公報進一步規定實施停戰協定的原則與辦法，并補充業已採用之飛機散發傳單及派遣執行小組等工作。和第一號公報同時，今日又有大量停戰命令傳單，由飛機帶往各衝突地點散發。已有二十一萬五千份命令由飛機散發至山西，山東，河南，河北，江蘇各省內之三十餘城鎮。今（二十二）日不但有十四萬五千份傳單，及第二號公報十萬份由飛機帶往各衝突地點三十餘城鎮散發，并將有小組由渝出發至廣州。茲將該公報原文節錄如次：

軍事調處執行部命令和字第二號，為執行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聯合停戰命令，茲決定實施原則與辦法如下：第一條，實施停戰的原則：（甲）所有衝突的雙方部隊，接到本執行部的停戰指示以後，必須立即停火，并施行雙方衝突部隊的隔離，以保證衝突不再發生。（乙）雙方與衝突部隊隔離，應依照第二條規定辦法，按當時當地的情況，由本部適當處理。第二條，實施停戰的方法：（甲）城市——如一方部隊佔領城市，另一方的部隊撤至距城一日之路程。（乙）城市——如雙方部隊均在城市，雙方均撤至離城一日之路程。（丙）野外——雙方部隊撤離衝突地點一日之路程。（丁）所有指揮官必須負責立即採取各種步驟恢復一月十三日夜晚十二時之情況，并須遵從上述各原則。（戊）雙方部隊即日隔離，并停止作戰，指揮官應採取各種步驟，將停戰命令通知所有部隊，并立即執行之。（己）應向各指揮官指出目前交通困難情況，對於任何特殊情況，不能迅速有效地判定孰是孰非。頂要目的在求依照聯合停戰命令，即刻停止作戰并隔離，最後是非判斷及各種調動，當於稍後期間內進行。（庚）一日之路程至少為六十華里。（辛）本執行部不能向每一地區派出小組，是以各指揮官必須設置聯絡組，保持雙方之聯絡，以便執行本部所給之指示。（壬）雙方部隊正在衝突中，執行部在詳細研究情況時，如發現某一指揮官所部有進攻行為，當向該指揮官發出特別指示，并將指示該地雙方部隊務立聯繫，經認為係守衛的一方，本部將給予指示，以便取得完全之合作。（癸）在戰略地點，且參與部隊較多，本部當盡一切的努力，遣派小組，協助完成上述各項措施。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軍事調處執行部委員鄭介民、葉劍英。上述各項，以無線電傳遞政府、中共各高級指揮官，負責傳達其所屬各部隊，并由本部印刷，以飛機散發，另用無線電廣播及新聞紙公布。（中央社）

合衆社記者羅爾報導
國民黨軍進攻江北情形
他深信中央社關於新四軍襲擊蘇北南部的報導沒有根據

【淮中十九日訊】合衆社記者愛德華·羅爾，切自蘇中新四軍部報導：自停戰命令以來國民黨向江北進攻的情形說：由於目睹新四軍自一月十日以來的撤退，我深信中央社關於共產黨軍在蘇北南部進行襲擊的報導是沒有根據的。國民黨的部隊，包括第十一軍所部，張明秀將軍說，國民黨的部隊，附有獨立旅一旅和偽軍，曾於十一日襲擊姜堰鎮附近，直到十九日被新四軍正規部隊及大量民兵擊退才止。張鼎丞將軍為新四軍華中區司令官，他說國民黨的傷亡達四百人，進攻人數為七千。張將軍說，在長江口有五千國民黨部隊，在一月十六日進襲石港，戰事迄今未停。這一地帶，自一九四〇年以來就被新四軍佔領了。這些進攻，可證實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旅客的報告。據旅客說，國民黨告訴老百姓說：停戰命令只是與共產黨，而不是與土匪簽定的，它只適用於城市，不適用於鄉村。張將軍說，國民黨實欲攫攻新四軍在長江沿岸到江口的地帶，以便控制長江。儘管雙方協定，這一地帶是早已劃給新四軍了。張將軍說，他不希望反攻，雖然反攻可以立即使國民黨退去。他們無論如何反對內戰，並且於停戰期間的行動來證明。從停戰期間的行動，人民是能看得清楚，誰要內戰和誰是反對內戰的。（新華社）

【[illegible]廿一日訊】同蒲路北段朔縣城的閻錫山部步騎兵八百餘人，由李參[illegible]於十六日由朔縣出動，分兩路向朔縣西北七十餘華里的井坪鎮的人民軍進攻，於十七日晨七時侵佔井坪鎮。該部現更沿平朔公路繼續向平魯縣城進逼中。（新華社）

【冀魯豫二十一日訊】魯西南曹縣附近之國民黨魯西軍區三分區第一縱隊張盛太部數百人，於十四日分三路向曹縣解放區進犯，在王盒、張台、搭渡尚等村，殺傷主席及民兵自衛隊多人，十五日復向張莊一帶挑釁進犯。又國民黨魯西軍區三十八縱隊石摸塵部六百餘人，於十五日上午九時突將人民軍駐曹縣西南十八里之[illegible]

馬歇爾昨返渝
在滬曾晤魏德邁等 徐州之行暫時延緩

【上海二十一日電】美駐華特使馬歇爾元帥二十一日晨十一時半離上海回重慶。馬氏前後在上海逗留二日，每日時間均在會議中度過。他曾數次與魏德邁將軍、柯克海軍總司令會談，並對於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高級官員及在滬有地位的美國商家有所指示。（中央社）

【徐州二十一日電】據官方消息：馬歇爾元帥因公延期來徐。（中央社）

社論
軍事考察團應當趕快出發

停戰命令發出後，已經十一天了。這十一天中，各地衝突，並未停止。這件事情，已引起中外人士的重大憂慮。

究竟是誰不願意停戰呢？考察清楚這個原因，現在有非常的必要。我們有責任向社會來提供一點事實，以供評判。

第一件事實，是停戰命令產生之困難。中共代表團上月十九日即提出無條件停戰，希望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之前就得到結果。然而，直到政治協商會議開會的當天，這個停戰命令才決定下來。

第二件事實，是冀熱前線繳獲的所謂『委座子備（一月七日）電』，內稱：『政治協商會日內開會，我軍應於停戰命令未下以前，佔領有利地點。已下令前進至某地而尚未到達者，應催促並星夜前進。其尚未繳械地區，應速令該地駐軍施行繳械，免被奸軍利用，勿資共方藉口』。

第三件事實，是同一前線繳獲的一月十二日孫連仲向所部轉達『委座手令』，內稱：『馬歇爾張羣周恩來三人會議，商定在政治協商會議前全面停戰，停戰命令灰（十日）晚即可下達。各部在停戰命令未生時效前，應儘速搶佔戰略要點，尤其是熱河方向，最好於停戰命令前佔領承德，否則亦必迅速搶佔古北口、建平及凌源為要』。

第四件事實，是軍令部下令各地國民黨軍隊，不要在十三日停戰，而要拖到十六日才許停戰。

一月十日過去了，十三日過去了，十六日也過去了。我們對於上述的許多事實，所以不願發表者，是希望十六日真正能夠停戰下來，以謀談判解決。但是事實並不如此，國民黨軍隊仍到處進攻不已，內戰復起的危險越來越大。我們很難過。我們覺得不能不把上列事實宣佈，以聽社會公斷。

我們不能不指出，在國民黨統治集團裏，有一部份人是這樣想法，他們以為他們現在在軍事上是佔着『優勢』，他們很憎恨政治協商會議，他們喜歡內戰。去年十一月的軍事會議，已經把全國的『剿共戰爭』計劃好了，兩個月來，部隊已經開到了指定地點了，這時候忽然停戰，豈不很『可惜』麼？在北平決定的軍事佈置，現在也差不多了，放棄了豈不也『可惜』麼？這就是國民黨裏一部份人的想法。這部份人現在的打算，是想使政治協商會議破裂，使內戰復起，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明乎此，則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已經多日，而最起碼的要求——實踐蔣主席四項諾言——都還沒有得到政府方面的答覆，也就無怪其然了。

中國共產黨，主張無條件停止內戰。從前如此，現在還是如此，將來也要如此。我們對於各方停戰的呼籲，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的設立及許多停戰小組的派出，以及馬歇爾將軍之努力，都非常感謝。但是事實證明，光有這些還不夠。我們不能再讓內戰繼續下去，使中國人民再受塗炭，使交通再不能恢復，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繼續低落，和辜負偉大盟邦——美國的好意。我們要求全國各界，切勿以為可以高枕無憂，應該想出一切辦法，使內戰真正完全停止下來。辦法之一，就是國共雙方停戰談判中所決定的軍事考察團，應當馬上出發。政治協商會議及國民參政會，都已經把團員選出，應當馬上到前面去執行任務。時間已經十幾天過去了，再不要遲延了！

晉冀魯豫軍區發言人說明
國民黨軍進攻豫北眞象
軍委會發言人十三日談話不合事實

【晉冀魯豫十七日訊】國民黨軍委會發言人在元月十三日發表談話稱，共軍仍在大規模進攻豫北修武及安陽。本社記者特於十五日往訪晉冀魯豫軍區發言人叩詢真象，承發表談話如次：『軍委會調張延發言人十二日談話稱：國民黨方面自發之停戰命令後，即忠實執行停戰協定，為謀國和平而努力。國民黨仍在進攻修武安陽等情，實為故意造謠，顛倒黑白，以圖掩飾國民黨軍繼續進攻豫北之罪行』。發言人指出：『豫北國民黨軍於停戰命令頒佈後，除原有八十五軍，三十二軍繼續向道清線進攻外，胡宗南所屬九十軍趙明部三千人竟從黃河南岸孟津渡河，先後於十三日侵佔孟縣之白坡頭兩鎮口及孟縣縣城，十四日大舉向溫縣進攻，以配合道清線上之進攻』。發言人聲稱：『豫北修武、武陟、溫縣、孟縣等地均為去年八九月間經人民軍解放之地區，國民黨曾數度進攻，均未得逞，其中修武、武陟兩城，曾為國民黨指使偽軍龐炳勳部一度佔領，經人民軍於十二月十日將該克復，十一日國民黨又以八十五軍一一〇師，附祖安三縱隊[illegible]，分三路由道清線進攻，人民軍迎擊撤退。蔣軍四十九師一四六團騷於十六日上午再度侵佔武陟。此次國共兩黨停戰命令正式公佈，國民黨八十五軍及九十軍復勾結出道清沿線之修武溫孟等地進攻。[illegible]國民黨指使偽軍劉明[illegible]……』

發言人繼稱：『所謂李達、宋仁窮等部進攻安陽情形，恰與事實相反，十二日安陽四十軍（以龐炳勳等部隊改編）分十路向上伯樹王家莊進犯，[illegible]並要求立即撤退於停戰命令後侵佔的地區。（新華社）

救濟善後總署開始治黃工程

【南京二十日電】二十七年鄭州會戰後，黃河在鄭州以北決口，沖向東南，泛濫豫皖蘇三省，七年來泛濫區域[illegible]行政院救濟善後總署正籌[illegible]治黃工程計劃，[illegible]黃河復歸故道。[illegible]（中央社）

【太行二十一日訊】石家莊國民黨第三[illegible]師一部，十[illegible]日向[illegible]鎮（距石家莊十五里）進犯，[illegible]也在國民黨軍指揮下，[illegible]一帶防地。（新華社）

比籍天主教三司鐸
讚譽綏省解放區

目擊閻錫山區日軍仍然氣勢洶洶，社會秩序紊亂。稱讚解放區的民主繁榮，尊重信教自由。

【晉綏廿日訊】[illegible]等三人曾於三十[illegible]年自北平來我綏遠解放區之比利時天主教司鐸維德西姆（Vitam），裴德思（Peeters），德斯奕（[illegible]），最近始獲釋返綏遠，恢復教業，當[illegible][illegible]

政協分組會無協議
大會今天仍不舉行

【本市消息】政治協商會議分組委員會國民大會組及憲法草案組，昨（廿一）日下午三時，在國府開會。施政綱領組同時在國防最高委員會開會，但對各項問題，都未得到協議，尚待各小組繼續協商，故大會今天仍不舉行。（中央社）

參政會駐會委會選出
軍事考察團代表略歷

【本市消息】參政會駐會委員會昨日選出的軍事考察團代表江庸等六人，林虎等八人，茲分誌其略歷如下：

[illegible]

音樂界座談國是
要求實現人民自由
取消對音樂活動的限制

【本市消息】音樂界林[illegible]、周[illegible]、李[illegible]等七十餘人舉行了一個政治座談，他們對當前的國是及解除音樂界的困難提出意見，座談結果摘要如下：

甲：對國是問題意見：㊀國共兩黨立即停止內戰。㊁取消一切特務組織。如實保障人民結社、言論、出版、信仰自由。並釋放一切政治犯。㊂取消一黨專政，組織民主聯合政府。㊃和平建國綱領應由政治協商會議交由民主聯合政府實行。㊄國民大會代表應重新選舉。㊅嚴懲漢奸，解散偽軍。㊆速即徹底剷除國內日軍武裝。㊇速即徹底肅除[illegible]份子、漢奸、土匪，除。

乙、音樂界的困難與要求：㊀取消一切限制出版的法令與規章。㊁取消一切苛捐雜稅的法令規章。㊂保障人民有組織音樂團體與集會的自由。㊃保障人民有創設音樂學校的自由。㊄要求國家充實音樂教育經費，大量設立音樂學校，並積極設置音樂工業，增加音樂留學名額。

我代表名單發表

【本市消息】我國派赴倫敦參加聯合國參謀長會議的代表團人選，現已正式發表，名單如下：團長商震，團員桂永清、楊立人、顧作人（以上陸軍）周應驄（海軍）

柳州憲兵行兇
毆辱柳中師生
校長師生十餘人被毆傷，柳州三中學聯合要求保障師生自由，嚴懲兇手。

【柳州通訊】一月五日，柳州舉行的國民體育會的第五天，在北校場一萬米長跑決賽時，參加比賽的憲兵第五團運動員佔先，後與柳州中學運動員第一一〇號賽跑者超越，結果鬧成…[illegible]

馬林諾夫斯基
返蘇參加競選

【長春二十日電】蘇聯紅軍遠東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已被推為[illegible]選區候選人，參加蘇聯最高蘇維埃競選，日內即將返國。（中央社）

更正

昨日本報所載之[illegible]，第二段第六行『居』應改為『君臨』。第二段第八行『傀儡國民黨佔大多數』應改為『國民黨不佔大多數』……

平漢沿線解放城市
熱烈擁護停戰命令
民主政府貸款建設和平生活

【晉冀魯豫十六日電】停戰命令與中共中央毛主席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之通告，已迅速傳遍平漢路沿線各城市。十三日邢台、邯鄲、磁縣、武安等地人民歡欣若狂，紛紛自動集會，高呼擁護和平，擁護毛主席，擁護蔣主席，各大小商號並休假一天以誌慶祝。當邊區政府建設廳長李一清在冀東大會上宣佈政府將貸款十五萬萬元以扶助人民建設和平生活時，全場立即爆起經久的歡呼鼓掌聲。（新華社）

法國政局重大變化
戴高樂提請辭職
法議會定今日選舉新主席

▲巴黎二十一日電 法共產黨要求以該黨領袖多列士，繼已於二十日辭職的戴高樂爲政府主席。共產黨領袖杜克洛與人民共和黨及社會黨領袖分別會晤，堅持共產黨要求在新混合政府中的領導地位。共產黨是法國最大的政黨，但它在政府中的力量遠較薄弱，故各黨混合政府中，至少有一個主要的其他政黨（殆爲社會黨）。戴高樂的辭職，須俟於本日下午三時（格林威治時間）的議會上宣讀共黨接替始爲正式。共產黨企圖與社會黨及急進社會黨，組織純粹的左翼政府，以共產黨員爲總理。據傳戴氏的辭職是由於他拒絕接受左翼政黨所要求裁減軍費的影響，但他辭職的主要原因，爲右翼組織及左翼組織由於努力在擬議的第四共和國新憲法中降低主席一職至次要地位一事發生衝突。共產黨及社會黨已同意擬議的新憲法，組織一院的立法機關，使議會對立法發揮個切負責，戴高樂則要求強有力的行政自由，以便直接應付緊急的局勢。（合衆社）

▲巴黎二十日電 權威方面訊，戴高樂已辭去法政府主席一職。他的秘書說：戴高樂將從此從政治生活。內閣發言人巴留斯基正式宣佈戴氏辭職之訊，並說：此項決定係『最後步驟』，且無挽回的餘地』。緣共產黨及社會黨曾要求大量裁減法國兵力，及在憲法上嚴厲限制戴高樂的權力。戴氏與二黨爭論三月之久，繼之以辭職。法議會定於二十二日開會，選舉新主席。戴氏本人擬於二十一日發表廣播。預料戴氏即將離開巴黎，同時，各主要政黨業已開始企圖改革目前的三黨混合政府，就中以共產黨及社會黨活動最烈。（合衆社）

▲巴黎二十一日電 戴高樂辭職以後，今後顯然只有共產黨爲議會內唯一強大的集團，並擬採取主動，以迅速解決危局。法共產黨領袖多列士詢問人民共和黨及社會黨，組織三黨聯合政府，並由他任領袖。若三黨聯合政府不能組成，而改爲社會黨及共產黨的兩黨聯合政府，則急進黨領袖前法國總理[illegible]的可能。[illegible]戴高樂定今將離巴黎，他今晚的廣播演說已取消。（路透社）

杜魯門總統咨文國會
申述美國對內對外政策
對遠東政策是鼓勵建立強大獨立統一民主的中國

▲華盛頓二十一日電 杜魯門總統對國會咨文說：美國對遠東的基本政策，是鼓勵建立強大獨立、統一民主的中國。杜魯門總統在他致國會長約三萬言的國情與預算合併咨文中，[illegible]

政治安全委員會通過
設立原子能委員會

▲倫敦二十一日電 聯合國大會的政治與安全委員會，本日上午通過中、蘇、英、美、法、加拿大[illegible]（中央社）

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具體辦法

香 江

保障人民自由權利，是任何一個民主國家起碼必須做到的事。這次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既是爲了實現政治民主化，就應切實解決這一件事。[illegible]

南國制憲會議討論新憲草案

▲伯爾格萊德二十一日電 [illegible]（塔斯社）

伊朗亞塞爾拜然全境市政選舉開始
民族政府努力發展文化事業

▲大不里士二十一日電 [illegible]（塔斯社）

羅馬尼亞準備和會提案

▲布加勒斯特二十日電 [illegible]（路透社）

日勞工文化新聞界組織團體進行運動
確定六項目標首爲解決民食
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開始接近

▲東京二十一日電 [illegible]

美國煉鋼工業罷工危機仍未過去
已有數家開始罷工

希臘發生武裝衝突
保皇黨殺害共產黨人

民主和反民主鬥爭劇烈

▲雅典二十一日電 [illegible]（塔斯社）

今日的機器業
工廠關門工人流散

本報專訪

討論和平建國問題
復旦師生座談
出席各團體六百餘人，要求首先實現人民基本自由

▲復旦通訊 [illegible]

本市中小工廠聯合會
呼籲召開全國經濟會議
致書政治協商會議，堅決反對壟斷的官僚買辦性的經濟政策

▲本市消息 [illegible]

三十五年一月十九日

市教育會違法選舉案
地方法院定期傳訊

▲本市消息 [illegible]

也算違法？

還鄉難民繼續登記

[illegible]收容難民

蕭紅小論

紀念蕭紅逝世四週年

駱賓基

少女時代的蕭紅先生就以勇者的姿態向社會思想的封建力抗拒了，最初她曾經逃出了她的大地主家庭，那大地主家庭，就是這社會思想的封建力的一個具體，就是具體中的一個有力的據點，她的反抗它，也正是反抗那抽象的社會思想的封建。雖然她沒有和整個的進步社會思想的主流連結，雖然她是把這一戰鬥看作是個人與家庭的問題，然而也正由於此，她向那敵對者作英勇的，不是就會封建的整體的一部份的封建家庭宣戰，而且是擊敗了，就是說，她沒有被俘，她得到了解放。這也就是進步的社會思想力的一個個別戰鬥的勝利。她是堅決而堅毅的。在「初冬」那一篇散文裡，我們可以看到這勇者的姿態。

初冬，我走在清涼的街道上遇見了我的弟弟。

『瑩姐，你到那去？』

『隨便走走吧！』

『我們去吃一盃咖啡好不好，瑩姐。』

……我們開始攪着盃子玲瑯的響了。

『天冷了吧！并且也太孤寂了，你還是回家的好。』

我搖了搖頭，我說：

『你們學校的籃球隊怎樣？還活躍嗎？你還是很熱心嗎？』

然而到底少女時代的蕭紅先生發現她自己面對的是勢力雄厚的一個社會力量了。不單單是一個大地主家庭，在「黑夜」那篇優越的散文裡，她寫道：

『也許是快近天明了吧！我第一次醒來……我就像睡在馬路上一樣，孤獨并且無所憑據。

……我對她并不有着一點感激，也像憎惡我所憎惡的人一樣憎惡她。雖然她給我一個住處，雖然從馬路上招引到她的家里。』

然而這時候的蕭紅先生頹喪了嗎？沒有。

『假如走出去，外面又是「夜」。但一點也不懼怕，走出去了。』

我把單衫從身上褪了下來。我說：『去當，去賣，總是不值錢的。』

這次我是用夏季穿的通孔鞋子去接觸霜雪地。』

這就充份說明爲什麼蕭紅先生和作家蕭軍先生一相遇就樹立下以後的她的共同戰鬥的基礎。這是一個偉大的見面，他，作爲哈爾濱國際日報副刊投稿人的蕭軍，找到那關押在旅館的蕭紅先生的待援呼聲——在這個我們必須指出這是一個孤立戰士向進步的社會思想領域發出的呼聲——維社的來助了。那時候蕭紅先生正被困在一個中國旅館裡。這個會見，是兩種向強的的社會作戰的戰鬥力的結合性的會見，這正和當時歷史的逆流——日本法西斯思想——和那頑固的社會封建力接觸就結合起來作着正比例的。一個堅強的以行動向社會封建力搏擊的戰鬥力和一個在思想領域作着堅苦鬥爭的戰鬥力只要接觸，那擁抱力的堅強是可以想像到的。而且他們的戰鬥性的，立刻融爲一體，那就是說，不只是蕭紅先生在行動上和社會進行搏鬥，而且加入人類思想領域裡作戰了。她和蕭軍合著了：「跋涉」。

然而終於蕭紅先生不得不和作爲她丈夫的蕭軍共同撤退了。這不是失敗，而是向作爲世界革命的社會思想力的主力軍大本營的上海集中，這是孤立的戰鬥力和主力的匯合，而且必須匯合，因爲敵人的封建社會力配合了日本法西斯的軍力，是太雄厚了。

匯合之後的大會戰，那外面的迫害力不是固敵性的了，因爲這是思想領域裡兩大陣營的會戰，而作爲主力旗幟的是魯迅先生，自然蕭紅先生感到的那敵對威力，較之在哈爾濱是減削了，因爲到那另外是有着主力軍的戰鬥。

就在這時候，作家蕭紅感受另一種社會力的威脅，那就是社會的男人中心力。這是早已存在的，所以在這時候才顯著，那就正由於會破性的戰鬥力分散，就是說外在的迫害力不得不向主力軍集中，不得不分散配合，這是一個必然的容隙，蕭紅先生在這容隙間注意到那日益膨脹的社會中心力，實際上，雖然并不是日益膨脹，而是歷史的存在。她感到自己是這種社會力的附屬力，在這點上，作家蕭紅大膽的抗拒了，不只是思想到，她是向歷史挑戰，她得孤立，因爲如那些機械的等待主義者們所說：『得等到社會解放了，再來談婦女的解放呀！』而蕭紅先生是不能忍從等待。她在行動上大膽的開始抵抗。

最初，她是秘密抓定一個，她在上海法租界某一個繪畫學校報了名，而且作爲寄宿生匯名上課了。然而她被發現，因爲那學校是不收有丈夫的婦女的，何況家庭還干涉。結果，她終於隻身出國，一九三六年去東京了。她感到在歷史的當前她是孤獨的，如她所說：『所有的朋友都是站在蕭軍那一面。呵！男人社會……』這問題她是必需解決的，她的血液裡沒有孫紹康的因素。

這就說明了爲什麼一九三八年春天當她和蕭軍先生分開的時候，爲什麼以自己爲中心在身傍樹立一個愉快的弱者。

然而在這一戰役上，作家蕭紅是失敗了。因爲對手正因爲弱，在面對着和頑強的社會力的時候，他同樣是弱的。而且相反，在歷史的個有利而且和社會封建結在一起，我着面對着一個孤立的婦女又是以強者姿態自居的。

就這樣，作家蕭紅回憶到過去，她所來自的那上了。她在『回憶魯迅先生』之後，又寫下了『呼蘭河傳』這是思想與戰力停止的時期，它緩緩流滯……

思想變爲行動正如地下突出的噴泉一樣，開始它是奔騰的，及至她佔據了它的位置而平靜，而停止奔騰，那也只是在橫來，在緩慢的膨脹，在向四週浸潤開展，隨着地勢而瀰漫的伸張，直到它成爲沼澤——如那兩岸限制它將狹隘奔流，如羅曼羅蘭所說，帶着一路的塵沙，它將漫溢兩岸的大地。然而就在這時候，蕭紅先生的體力突然衰弱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午前十一時，在香港逝世。遺留給中國文學史上的是她的幾部著作和一個大的遺憾。

一九四六·蕭紅之四週忌日

蘇聯紀行

郭沫若

八月十四日

晨八時因赴首都大飯店訪宋慶永君，拜訪他把護照代交大使館辦手續，一二日內有同使節團同返回國的可能。

歸寓後，立三和外交出版部的另一代表來訪，我把回國後的書交給了他們，毫無掩飾地陳述了我的意見。

十二時頃蘇太太來，又偕往合作社買物，固辭不得，只好同行。想爲兒女們買些玩具，但因戰事關係，玩具多停止生產。幾年前在重慶曾購得蘇聯製的各種玩具車輛，均有發條，有橡膠輪胎，能自動迴轉着，乃不可得。又想購買皮箱一套，亦不可得。這些現象並不表示蘇聯物資的極匱缺乏，而是表示蘇生產計劃和管制的嚴密。這是值得注意的。

蘇太太談及『中國城』（"Kitai Gorod"），說在今紅場地帶，與克里姆林宮和莫斯科河相近，有些地方猶有遺址。本係商業區，雜糅人，波蘭人，時來貿易。一五三四年曾增修，周圍三公里，有門七道。除這之外，據說基輔附近也有同樣的遺蹟，但都是商業性質云。

胡濟邦送來贈物多件，古版『戰爭與和平』三巨冊，書中插畫甚多。

晚齊赫文斯基先生及其夫人同來告別。齊先生明天將往列寧格勒向他父親辭行，因爲他不久也要到中國去。他抱歉，在我離開莫斯科時不能送別。

八月十五日

晨往首都大旅社訪朱君，得知上午十時，宋院長與美國大使哈立曼同機赴美。近日大使館工作甚爲忙碌，昨夜工作至四時以後，同中蘇友好條約業已簽字。

午後得知中國使節團明晨啓程，我可同機起飛，仍經由德黑蘭，加爾各答回國。

晚，胡濟邦來，同往大使館，向傅大使及其它友人致謝並告別。和對外文化協會通電話，擬往向凱緬諾夫先生辭行，聞凱先生已離會，遂作罷。我留了一封辭別的信，託濟邦轉交。

夜半十二時過，蘇太太來寓，攜帶禮品甚多，並吩咐旅館執事照拂一切。終夜未能入睡。三時一刻侍者來叩門，即起床收拾一切。

八月十六日

四時頃乘車赴大使館，克里姆林宮的幾個尖塔上的紅星是安從有電燈的，在晨空中放着光明。

四時半由大使館出發至中央飛機場。官方總使節團的外交部次長洛索夫斯基以外多人，機場上已有儀隊。對外文化協會方面有理事長謝斯洛娃女士代表凱會長專門來送我，蘇太太和[illegible]夫先生也來了。在清涼的晨風中，一一握了手，一一告了別。我懷着一種隱鬱的情緒上了飛機。

飛機於五時起飛。午後一時頃到達巴庫，和來時從前門進站者相反，此次是由後門進站。列寧和斯大林的兩尊巨像的銅像依然生氣勃勃地俯瞰着我。

在塔休息一小時後，又繼續起飛，午後四時頃抵達黑蘭。

就這樣我在蘇聯境內的五十天的生活便成爲了一段永遠值得回味的過去。

（全文刊完）

在西安

紺弩

何人繪得蕭紅影

望斷青天一縷霞

——西安懷舊記

『飛吧，蕭紅！你要像一隻大鵬金翅鳥，飛得高，飛得遠，在天空翱翔，自在，誰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間籠子里的食客，而且，你已經飛過了。當你在黃昏的寥寂的市街上，翩翩地走來的時候，你的弟弟跟在後面喊：

『姊姊，回去吧，街外面多麼冷啊！』

『哦，你別管我了！』你說。

『是回去的時候了，家里人都在盼望你的音信啊！』

『弟弟，你的學校要關門了！』

不管弟弟，不管家人，你飛過了！今天，你還要飛，要飛得更高，更遠！……』

『你知道麼？我是個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而且多麼討厭啊，女性有着過多的自我犧牲精神。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長期的無助的犧牲狀態中養成的自甘犧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還是免不了想：我算什麼呢？屈辱算什麼呢？災難算什麼呢？甚至死算什麼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是這樣想的是我呢，還是那樣想的是我。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

朦朧的月色布滿着西安的正北路，蕭紅，穿着綠色的豬絨褲，外披着紫色小外套，斜戴着一頂小帽子，歪在一邊，夜風吹動帽外的長髮。她一面走，一面說，一面用手里的小竹棍兒敲那路過的電線桿子和樹幹。她心里不寧靜，說話似乎心不在焉的樣子，走路也一跳一跳地。臉白得跟月色一樣。她對我講了許多話，她說：

『我愛蕭軍，今天還愛，他是個優秀的小說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難中掙扎過來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卻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們男子爲什麼那麼大的脾氣，爲什麼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氣包，爲什麼要對妻子不忠實！忍受屈辱，已經太久了……』

接着又談和蕭軍共同生活的一些實況，談蕭軍在上海和別人戀愛的經過……還想，我眼一瞬片爲她早有所聞，甚沒有問過他們，今天她談起，在……

在臨汾分手的時候，我，還大半是新聞。

我不知道他們之間議過一些什麼話；表面上，都當作一種暫別，我們本來都說是到延安去玩玩的，這軍的興趣不高，就讓他留下了。一個夜晚，蕭軍送我，蕭紅，丁玲，塞克，D·M·到東站，快開車的時候，蕭軍和我單獨在月台上談了好一會。

『時局緊張得很，』他說：『臨汾是守不住的，你們這回一去，大概不會回來了。我要跟丁玲一道過河去吧！這學校（你們民大）大亂七八糟了，不得留戀。』

『那麼你呢？』

『我不要緊。我的身體比你們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訴蕭紅。』

『那麼蕭紅呢？』

『哦，蕭紅和你最好，你要照顧她，她在處世方面，簡直什麼也不懂，很容易吃虧上當的。』

『以後你們……』

『她單純、淳厚、倔強、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麼，你們要……』

『別大驚小怪！我說過，我愛她，就是說我可以遷就。不過很是痛苦的，她也會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說和我分手，我們還永遠是夫婦，我決不先拋棄她！』

我聽了爲之慨然了好久，我至少是希望他們的生活裝備的。當時，這以爲只有蕭軍會有些痛苦；今天聽見蕭紅訴說她的屈辱，才知道她也跟蕭軍一樣，臨汾之別，大概彼此都明白是永久的了。

……

『你……我呢？』

『我是說你肯原諒我嗎？』

『沒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諒的。』

『那小竹棍兒的事，D·M·沒有跟你說？』

『沒有。』

『剛才，我已經送給他了。』

『怎麼，送給他了！』

『我感到一個不好的預兆，你沒有說先已送給我了麼？』

『說過，』她說，『給我說謊。』

沉默了一會兒，我說：

『那小棍兒只是一根小棍兒，它不象徵着什麼呢？』

『你想到哪裡去了？』

『你說過，你有自我犧牲精神！』

『怎麼談得上呢？那是在沒有事的時候。』

『蕭軍說你沒有處世的經驗……』

M。我爲這婚是嚴厲誤D·M·的，她曾說他是膽小，一天，……在那裡假裝作勢的。可是馬上想到，借我火，D·M·似乎沒有放棄一個接近她的機會，莫非他在向她進攻麼？我把想頭擱在心頭問她：……的囑托。我說：

『飛吧，蕭紅！記得那回……的幾句話嗎？』

『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隸的死所！……』

她的答話，似乎沒有完全懂得我的意思。當然，誰是我沒有完全懂得她的意思。

在西安過的日子太久了，什麼事都沒有，完全是空白的日子！日寇佔領了風陵渡，隨時有過河的可能，又經常隔河用砲轟擊，臨汾的交通斷絕了，我們沒有法子回武漢。這時候，丁玲約我同她到延安去打一轉。正因無聊，我到延安去看看延安。一邊提天希和丁玲在一塊兒，沒有機會和蕭紅談什麼。

臨行的先一天傍晚，我在馬路上碰見蕭紅。

『你吃過晚飯沒有？』她問。

『沒有。正想去吃。你呢？』

『我吃過了。但是我請你。』

『那又何必呢？』

『我要請你，今晚，我一定要請！』

進飯館後，她替我要了兩樣菜，都是我愛吃的。並且要了酒。她不吃，也不喝，隔着桌子望着我。

『蕭紅，一同到延安去吧！』

『我不想去。』

『爲什麼？說不定會在那裡碰見蕭軍。』

『不會的。他的性格不會去，我猜他到別的什麼地方打游擊去了。』

吃飯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她也不說話，只默默地望着，目不轉睛地望着，好像與個別的久別了的兄弟姊妹是不是這和當時一樣他說似的，在我的記憶裡，這是她最後一次和我只有兩人坐在館子里，最後一次含情地望我。我記得清清楚楚，好像她現在還那樣望着我似的。她吃了滿滿的三碗飯。

『要是我有事情對不住你，你肯原諒我嗎？』出了館子後，她說。

『我有！』

『在要緊的事情上，是在沒有事的時候。』

『但是那幾年……』

『蕭紅，你是生死場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應想到自己在文學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飛，飛得越高越遠越好！……』

第二天將行，在人叢中，我向蕭紅做着飛的姿勢，又用手指天空，她會心地笑着點點頭。

半月後，我和丁玲從延安歸來，當中多了一個蕭軍。他在到五台去的中途折到延安，我們碰着了。一到××女中（我們的住處）的院子裡，就有丁玲的團員喊：『主任回來了！』蕭紅和D·M·一同從丁玲的房間出來，一看見蕭軍，兩人都愣了一下。D·M·就趕來和蕭軍擁抱，但神色一望而知，含着畏懼、慚愧，『朋友，這一下可糟了！』等複雜的意味。我剛走進我的房，D·M·還忙趕過來，拿起刷子跟我刷衣服上的塵土。他低着頭說：『辛苦了！』我聽見的卻是，『如果鬧什麼事，你要幫幫忙！』我知道，比說見了一切還要清楚地知道：那大鵬金翅鳥，被擒的自我犧牲精神所累，從天空，一個筋斗，栽到『奴隸的死所』上了！

一九四六、一、二〇於渝

「特務」辨

據說，這幾天在政協代表講演晚會搗亂的不是特務，此話有理。因爲，在人們的腦子里，「特務」者，只有在黑暗中做些偷偷摸摸，見不得人的勾當之流。在雖然是晚上而燈光明亮，衆目睽睽之下，此類「人」物，怎敢「露面」!?耗子會在亮光下出來嗎？

這幾天的晚會，小民幸均在場，那些「不是特務」的「人」，所做的搗亂的事情，我都一一看到。但，非常不幸，小民自認交際太狹，見識不多，對那些「特務」之流，素昧生平，即相見之下，也不「有眼不識泰山」，既然有人能夠「斷然」肯定不是「特務」，作爲小百姓的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反對呢？「特務」的臉上並沒有刺字呀。事情拿來發出奇了，在搗亂會場，發表了「打倒異黨」的「民」意之後，前幾，甚至還有兩位青年在「扒手」的「罪名」之下被十數條「不是特務」的「人」圍打了，其中的一位只是在會場裏多說了幾句話，問了幾個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因此觸犯了那些發表過「民」意的「非特務」，散會時便被圍打，起先，還說是打「共產黨」，後來圍看的人多了，才改口說是打「扒手」，罪名一加，被打遂就「合法」了，人身自由的踐踏，就在耳際，對於眞正的扒手是否可以拖住毆打，還有問題，而任意誣人復加毆打，這種行爲是否合「法」？這種暴動在一般人的「定讞」中，就認爲是特務。昨天，更進而沿用「一二、一」的故技，用石子打人了。這種妨害大衆自由，損害人權的傢伙，究竟是什麼東西？他們的所爲難道還不是「特務」之流所作的勾當麼？

人民不是儍子，也不是瞎子，他們已在多次的教訓之下學乖了，儘管你們用任何方法來遮掩，我們是不會受騙的。大勢所趨，任何勢力也阻止不了，那些人們的「舉動」，除了更加暴露其反民主的居心之外，還有什麼意義呢？人民會在你們這種惡劣行徑之下退縮嗎？你們還是到此再作步了吧！

沫林 一、二十、

蕭紅墓照片題詩錄

戴望舒

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

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

我等待着，長夜漫漫，

你卻臥聽着海濤閑話。

一九四四、十一、廿日。

墓在香港淺水灣海濱

（中華文藝協會保存物）

還我組織工會自由

『自由組織工會』，是男女工人基本權利之一。中山先生就堅決主張：『保障勞工團體，并扶助其發展』。

可是，國民黨政府所製訂的『工會法』，就連政府當局自己也承認是『[illegible]』的，它一方面根本取消了國營工廠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另一方面對民營工廠工人組織工會，則加以苛刻限制，不但不准成立全國總工會，即組織以產業爲單位的工會，都必須經『主管官署審核批准』，而且還要由黨部『派員指導』，常派官署的負責人如國『主管官署指派』，其目的，是不准工人有自己的工會存在。

現在，蔣主席親自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宣佈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并廢除不民主的法令，我們男女工人應該團結起來要求趕快修改或取消『工會法』，還我組織工會的自由！（霖）

讀者園地

大明染織廠工人 組織工會受挫

編輯先生：

我們大明紡織染廠的工人爲了團結一致起見，於去年十一月籌備組織工會，推舉了四位代表，依法呈請北碚管理局，但是很久沒有見批，後來我們二次呈請局方，至今仍未見准，據局方聲稱，我們的呈文已轉達上面，還未批下來。我們對於此事，覺得拖延太久，大家憤慨不平。這就是阻撓我們工會的成立。依照去年五月十六日各報刊載國民黨六中全會通過的勞工政策綱領之一般規定：『從事勞動之工人，除軍火工業之勞工外，均可以組織工會。』我們今天正需要自己的工會，而且自動依法呈請了，爲什麼不但拖延不准成立，還要迫使我們的代表擱職方呢？

北碚大明紡織染織工友 上一月十八日

湖南米價陡漲

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湖南人，非常關心家鄉的情形。在光復的時候，米價每石賣五千餘元，昨天看到報上說了湘鄉宣醮大員本月十三日由漢口發出電，武漢米糧奇缺，衡陽米價兩萬元一担，長沙與漢口相等；同時又接到家信說，年來稻價陡漲三倍，每市……

湘人趙××願啟

強迫買屠券

編者先生：

保甲長對於市民勒索，實在太厲害了，我們小民真不勝其苦！今天下午，甲長又拿了三十五張屠宰券……

特務搗亂會場 是那個指使的

編輯先生：

政治協商會議了使千萬市民能親耳聽到政治協商的經過，據說每晚政協代表在滄白堂作公開講演，這是和全國老百姓今後前途有關的大事情，所以市民都爭先恐後去參加。可是每晚都有大批特務搗亂。當時郭沫若先生是親眼看到了的。本月十九日夜，梁漱溟先生講話不久，便有特務先丟出恐怖的哨聲，用石子亂打聽衆，包圍了會場，老百姓沒有集會的自由，沒有講演的自由，政府宣佈的保障人民自由，現在從那兒去找？（也許是指使）特務破壞老百姓的集會看來，實在是不可靠的。特務不取消，一切自由就無法取得。我們要求趕快取消特務，眞正給人民以言論、集會等一切自由。

一市民上

江北抽糧稅

編輯先生：

江北縣各鄉鎮自今年元旦日起，凡拾民間收買東西，都要繳稅百分之五的稅，即幾斤小菜，幾個胡豆，都要繳稅，一斤胡豆，都不放過。這種辦法，究竟是什麼根據？是什麼法律？究是本縣什麼單位的命令？又無收據，不知究竟……

讀者陳倚上

私立院校戰區生 三大問題要解決

本年度私立專科以上院校之戰區學生，除領公費、返鄉、轉學等問題，教育當局迄未比照國立院校學生予以合理解決，此間同學極爲憤慨，咸謂當局此種措施極不合理。

第一、專科以上院校學生公費制度，係不分公私，以貧寒子弟爲對象。國立、私立院校，同爲國家所承認之合法學校，國立院校戰區學生居多，私立院校，亦多戰區學生；國立院校貧寒子弟較多，但私立院校亦多貧寒學生（因國立院校有限，事實不得不入讀私立院校）。此等清寒學生，如因爲進了私立學校，就不給公費，豈非失去公費以學生爲對象之意義？

第二、臨時大學補習班，所有該班學生一律享受完全公費，政府所以如此對這些學生，並不念及彼等家庭，經此八年苦難，經濟破產不克供給子弟升學。但後方私立院校之戰區學生，以不甘奴化，跋涉到後方，何以不能享受同等之公費待遇？！

第三、後方國立院校之戰區學生對於『返鄉』、『轉學』問題，因『復員』結果，當局已想辦法解決。但我等私立專科以上院校之戰區學生『轉學』『返鄉』問題，當局卻隻字未提。難道教育當局不知道私立學校中大部分都是戰區學生無法回家，回家以後又無法繼續升學嗎？我們懇求在返鄉及轉學問題上能和國立院校同學受同等待遇。

『某私立專科以上院校戰區（收復區）生』上

公費？返鄉？轉學？

江北洛磧鎮 捐稅繁重商人裹足

編輯先生：

我們是接近陪都被稱爲模範縣的江北洛磧鎮的老百姓，我們這地方，市面雖然不大，但是還見也有銀行，有學校，有不少各色商店，雖比不上繁榮的都市，在本縣來說，要算數一數二的市場。但是近來因爲抽稅，市場弄得非常蕭條了。本縣縣長從今年元旦起，本縣各鄉鎮市場，各種交易（包括油鹽柴炭米小菜水菜等日常用品及本地土產）收稅百分之五，并云此項捐稅，業已列入縣地方預算，凡縣屬各鄉鎮人民如有違抗漏稅等情事，一經發覺，嚴辦不貸等語，限令各個市場上便出現了許多得意的所謂征收員（還是在縣府登了記的），取本地人的官名，一般本地人稱他們叫做百貨廳金的。米市場徵收的辦法，是在各個米糧賣買的時候，預先收稅，一般賣米的人，因爲色稅兩是本縣的參議長都以爲地的關係，……要接受的，就忍痛把稅交上去了。豬市場，在開市時收買賣的人一頭不少，自征收員向賣肉的人五一十的轉稅扣了，並規定以後，今天才興起以後，賣豬的人大半都氣憤起來，鄉下人要個豬，花了大氣力，好容易買這個豬，卻還要來繳分稅法剝削，早知如此，不如不賣還好，於是個個憤怒得打架的把豬牽回家去了。都市上，一般販賣雞蛋的老太婆們，從未聽見有這種事情（賣雞蛋也要抽稅），便不來賣上稅，征收員不顧一切，向賣的老太婆們，實行派十分之一抽稅的辦法，在未成交之先，每十個蛋抽一個，有的不願，就吵鬧起來，還有因此而雞蛋市場被的，這就弄得這天各個市場都冷冷清清的，鄉間人有的回到上古時代以物易物的交易，市場冷落大有停市的現象。

這種普抽雜稅，快要把洛磧弄成冤怨世界了。

讀者唐翔霄上